

雍正劍俠圖 中



民國·常杰森

中华古典精华文库

雍正剑侠图

第二部

（民国）常杰森 著

第二十六回

甘家堡真假童林会 小侠客得遇王十古

上回书正说到白马河甘家堡投宿，巧遇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。夜晚，法广、法铎行刺，他们提出是铁善寺的，老侠侯振远解绑绳释放他们，并且告诉他们，侯某带兄弟童林是日必到铁善寺。其实雍亲王爷、于老侠客、甘大侠都知道镇东侠的意思，可海川就有些不明白。他想：既然这两个和尚是铁善寺的，那就一个羊也是赶，俩羊也是放，干脆刨个坑儿，在村外边人不知鬼不觉的埋了算完。再说，一看这两个和尚贼眉鼠目，就不是好东西，分明绿林的败类。老侠侯振远可不是这个心：你不提铁善寺，我们非宰你们不成，提出铁善寺来，你们不说童海川兴一家武术、灭铁善寺的山门，连山门都给灭喽，你们铁善寺的弟子侄能在侯振远、童林的手下逃出去吗？我们放了你，让你的方丈也明白明白，绝对没有这回事。如果你们两家方丈通过这件事与我们弟兄言归于好，武林道我们弟兄多交几个朋友；如果你们执迷不悟，姓侯的、姓童的是人物，你们这些个晚生下辈，也不斗你们，我们斗的是你们家的长辈济慈、济源，你给捎个信儿得了。法广跟法铎脸儿一红说：“一命之赐，永不能忘，我弟兄告辞。”两个人一转身形走了。到村外，法广对法铎说：“师兄呀！这个姓于的功夫太好

了。”“可不是嘛，要不就在金银乱石岛把咱们九师兄弟全给杀啦！”“我觉着我能跑了哇，没想到我出来站在当院他也到了，这老头子身法太快了。”“我呐，捆你的时候，我从房上下来想给人家一刀，可是迷迷糊糊的就让人给逮着了。”“看来他们的能耐不错。回到庙里头，咱们得启禀两位老人家多加小心。”于是两个和尚扬长而去。

老几位都来到北房，打发小弟兄睡觉去了。海川有点儿不明白：“哥哥，像法铎、法广这样的人怎么能放了？这于、甘老哥哥也不利呀！”侯老侠摇头：“他们是铁善寺的门人弟子，我们是武林的高手，要斗也斗他们家里的大人，像这些个晚生下辈，咱们把他赢了管什么，宰了他管什么呀？”王爷也劝：“海川，你连老哥哥的心都不懂？一鸣二声，你兴一家武术，有人说是灭他们铁善寺的山门，可是你把他们人逮住给放了，这样谣言就不攻自破了。”海川点头道：“您说得对。”爷儿几个把灯吹了，稍微的一迷离，天可就亮了。底下人进来，伺候着他们老几位擦脸漱口，便坐喝茶。这个时候，东屋的小弟兄们也全都起来了，梳洗已毕，来到上房，在两旁边儿垂手侍立。叱海金牛于恒坐在那儿听他们几位说着话儿，说的都是江湖绿林道的轶事。

天越来越亮了，赶紧派人准备酒饭，因为今天爷儿几个要奔铁善寺。还是两大桌，叱海金牛于恒他们这些人一桌，王爷他们爷儿几个一桌。酒过三巡菜过五味，谈笑风生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老侠甘凤池可提出来了：“海川呐，看来铁善寺我不能去啦，昨天晚上法铎、法广都上我家行刺来啦，我要还上人家铁善寺去，也太不知趣了。九月九以前，愚兄一定到黑熊镇黔南客栈，哪怕给你们哥儿几个背后摇旗呐喊呢，多一个人就多一分力量。”海川说：“老哥哥，像您这样的大侠，我请都请

不到，我给您道谢啦。不过我可没有请帖，请帖完全都拿走了。”侯老侠接着说：“你来了比什么都强啊。”爷儿几个喝着酒，从外头进来一个下人，慌里慌张，脸色都不对了，看了看大家伙儿，来到甘凤池的背后，一低头，在甘老侠的耳朵这儿嘀咕，说完这人就走了。甘大侠劝酒：“喝酒，喝酒。”王爷就知道这里有事，没想到刚要问，外头又进来一个，这个可就更慌张，顾不得矜持了，到了甘凤池的跟前就说：“腿折了，您瞧瞧去吧！”甘老侠把脸一沉：“抬走就是啦。”底下人走了。王爷不喝了，停住问：“甘老侠，谁腿折了？抬哪儿去？请您干什么去？既然我们爷儿几个到一块儿不属外了，您有什么事不可以开诚布公啊。”海川也问：“哥哥，好像是家里出了事儿了！”“唉，也没什么大事。你们爷儿几个打东口来，路北里不有个庙吗？”“是啊，我们看见了。”“那个庙是火神庙，您别看庙小哇，咱们这村儿没店，有住店的就住到那庙里了，僧众们管人家饭，但是也收人家饭钱和店钱。总而言之，他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。头几天呐，来了个打把式卖艺的，是个小孩儿，我可没见，也没提名提姓，第二天一清早儿起来，他在火神庙头里就摆了个场儿，跟人家庙里借了两个凳子，往那儿一摆。咱们这村里头大部分人都会点武艺，差不多年轻力壮的都跟我练过，有人可就告诉我了。你们哥儿几个、爷儿几个，都是咱们武林本道的人，我甘凤池在白马河甘家堡大小也算个把式匠，你要打把式卖艺，到了我这村儿你先打听打听，有我甘凤池这么一号，您到我家来一趟，倒不是说非得给我买点礼物，道个姓说个门户，您怎么搁场都行，如果出了事儿了，我甘凤池还能给你顶着。如果买卖不好不挣钱，您要缺少路费，短个三十两五十两，我甘凤池给。可是这个打把式卖艺的到这村儿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画个圈儿练艺就要钱。有孩子们

就跟我提了，说这可是瞧不起您，我说人家年轻的孩子，学了几年功夫走到咱们这儿，路费短缺，磨扇儿压了手住店要店钱，吃饭要饭钱，人家为了挣几个钱，还得问本村谁会把式啊？咱们可得把话说在头里，谁也不准到把式的场儿去扰闹，否则我在水牌上给你除名，你就不算我的徒弟。但是我的傻儿子很厉害，我又怕有人唆使他到那儿闹去，我把儿子锁到花园好几天了，不让他出去。嘿，敢情不是那么回事儿！练武艺的小孩子在那一练，乡亲们当然要给钱，谁给钱他都拦了，他说：‘您甭给钱，我不要钱！’您看，这不斗气儿吗？有人问他，你打把式卖艺不为挣钱，吃饱了撑的？他说出来了：‘我听说白马河甘家堡有个成名的人物叫化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，我不为挣钱，就为会会这位甘大侠。’嘿！敢情是会我的，人家是个孩子，二十来岁，我都七十好几了，我跑那儿跟人家帮乱去？我告诉他们：‘不管他，他要打算会我，我决不去。’坏啦，一天就传过风去了，他在场子里头骂上我了。”王爷一听：“还有这事儿呐？”甘老侠接着道：“小伙子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三天了，我就是不出去。今儿个一清早，我有个病徒弟姓穆，叫穆顺，外号儿叫金钢腿。刚才说过啦，这个村儿里的孩子都可以说是我的徒弟，也可以说不是我的徒弟，我没有一个正式的弟子。这个孩子去啦，卖艺的孩子又在说啦：‘我斗的就是这姓甘的，没想到他又不敢出来，难道说他没有徒弟吗？泥人儿也得有点土性啊？出来会会呀！咱们试试嘛！’穆顺病了，在家歇了好几天，他不知道这件事。今天一清早，刚巧碰见这卖艺的小孩，非要跟人家比试。头一次，来人告诉我，说穆顺这孩子上那儿去了。第二次来说，穆顺进去叫人家把腿给踢折了。我说抬家去。哈哈哈哈哈，得啦，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咱们爷儿几个喝酒吧。”王爷站起来了：“天底下还有这么不

讲理的人呐！老侠客，这么办吧，我们大家伙儿去一趟。”王爷站起来往外走，海川也站起来说：“大家伙儿先别吃了，走，咱们爷几个瞧瞧去。”于爷也说：“咱们就全去吧！”众位都起来了，陪着王爷往外走，只有傻小子于恒没去。

大家伙儿到火神庙一瞧，里三层外三层围了一个圈儿往里看。众人一看到甘老侠，都闪开了，老少群雄挤到里边儿来。海川一瞧，不错，北边就是那山门的台阶，有一张小桌子，上头放着把茶壶，一口单刀立在旁边，还有一条花枪也在那儿放着呢。在桌儿前头站着个年轻人，看上去也就在二十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细腰儿窄背，小腰儿就一掐掐。面似六月荷花，红中透粉，粉中透嫩，红粉相间，两道宝剑眉，一双豹子眼，皂白分明，大眼睛一闪一闪的真精神！谁看见谁得爱。小孩儿冲着大家伙儿作了个罗圈儿揖：“乡亲们，在下是外乡人，来到贵乡宝地，说我练把式不要钱，我上这儿过瘾来啦？还是我吃多了在这儿消化食呐？都不是。我跟老乡亲们一再声明，就是白马河甘家堡这儿有一位化地无形隐逸侠甘大侠客，他是武林道的前辈，我很敬仰他，打算在这儿抛砖引玉，把甘大侠客引出来，我跟他讨教讨教。没想到我到这儿三天啦，这个甘大侠客闭门不出，他一定是胆小微微、畏刀避剑、贪生怕死，不出来。没想到，今天一清早儿，来了这么一位金钢腿儿，听我说话有点儿不愤了，过来跟我一动手，嘿！也许他在别人那儿是金钢腿儿，在我的跟前是麻秸杆儿腿，一碰就折了。我这一脚踢的可不是金钢腿儿穆顺，我踢的是甘雨甘凤池！我想借他之口，传他之耳，让姓甘的来跟我试试。我跟众位说，从今天起，我再练三天，等着甘大侠，我跟他分个强存弱死真有假亡。甘大侠要不来，对不起，众位乡亲，我可就走了。我就为的是讨教讨教，跟甘大侠学两招儿。我不这么样儿，人家甘大侠不出

来，我这么样儿了，他还不出来，那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他贪生怕死啊！我，说练就练。”

这话老侠于成都听见了，笑着说：“嘿嘿嘿，甘爷，这小孩子儿说你吧？”甘爷这气，这老头子怎么激事儿啊？猛然间，人群儿里头有人说话：“哟！朋友，你的口气太大了。好吧，我来跟你讨教讨教。”垫步拧腰“蹭”一下儿，蛮子孔秀就蹿出来了。老乡们一瞧，怎么来个江南人呐？二十多岁，白净脸儿，瘦条儿的身材。卖艺人赶紧一抱拳：“师父，怎么称呼？”

“你要问我吗？正是刚才提到的，画地无形隐逸侠甘雨甘凤池啊！”旁边的乡亲这个骂呀，因为他们有管甘老侠叫叔的，叫伯父的，叫爷爷的，叫太爷的全有，你提你是甘凤池，合算你成了我们家的太爷啦！再有甘老侠在这儿呐，没有说话。卖艺人上下打量：“朋友，你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？甘老侠是威名远震的武林前辈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给人家甘老侠提鞋，恐怕人家都不要你。”“这叫什么话！你怎么这样说？”“甘老侠是七八十岁老成持重的前辈，人家有胡子，你的胡子呐？”

“噉，我的胡须嘛，啊，我告诉你，我怕吃饭碍事嘛，昨天把它刮了。”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老乡亲们也都乐了。

卖艺人见他说瞎话不挑好日子，便道：“你要说你是甘大侠，那我不跟你动手了。你到底是谁？”“好了，我告诉你吧，我家住在扬州，姓孔名秀表字春芳，外号儿叫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囊取物。”他一边儿说着名姓儿，一边儿往前走，说到“物”这儿，猛地一伸手，“唰”地一下于，并食中二指对准这卖艺人的眼睛就来了，这叫“金龙吐须”。其实这卖艺人受过高人的传授，一瞧他指手划脚往前走，就知道他要动手。这小孩儿没动地方，只见他往右边儿微然一甩脸，伸左手一立，一掏孔秀的手腕儿，“腾”地一下，“金丝儿缠腕”，就给拿

住了。其实卖艺人要伤孔秀，只要一抬腿，左手攥着你的胳膊腕子，右脚一蹬你的胸口，能把你这手腕子给你抻折喽！但人家捏住了孔秀的腕子，一伸右手“大鹏展翅”，左手一撤，一碰他胳膊，这孔秀乐儿大啦，噔、噔、噔、扑通，来了一个大坐墩儿！看场的人们哈哈都乐了。孔秀起来说：“这叫什么话？我替你们本地的甘老爷子挣面子，你们倒耻笑我输招。”其实他也不知道寒碜，脸儿一红，钻到人群儿里头，站在阮和、阮壁这些人的后头不言语了。

卖艺人大笑：“哈哈哈哈哈，众位，这位叫走遍天下无遮拦探去呀！”大家伙儿这才明白，敢情这个外号儿是小偷儿。孔秀这个气！这卖艺人接着说：“他哪有本事呀，我想这个人可能是甘大侠客的弟子吧？还有哪位想过来试试吗？”刚说到这儿，打人群里头飞身形进来一个小孩儿说道：“赢个三阵两阵，败个三阵两阵，都无足挂齿，你又何必口狂呢！不才在下跟你讨教三合。”这个卖艺的上下一打量，进来的这个小孩儿，中等的个儿，细腰窄背，一身蓝，梳着冲天杆的小辫儿，前发齐眉，后发披肩盖颈，瓜子儿一张脸儿，修眉大眼，鼻直口正，一双元宝耳，长得俊极了。原来是多臂童于夏九龄。卖艺人问：“好了，你打算跟我动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啊，你只要一拳一脚把我赢了，我马上告诉你名姓儿。”“哈哈，我也是这意思。你只要赢了我，我告诉你！”“那好吧。既然不报名姓儿，你请吧。”夏九龄往前这么一抢身，左手一晃面门，“乌龙探爪”，“刷”地一下儿就到了卖艺人的胸前。卖艺人往左滑步，立右手这么一穿他，左手从右臂胳膊肘底下出去了，往前一抢步，进步掖掌奔面门来了。夏九龄往下一矮身，缩颈藏头，左腿走扫堂，右腿当轴儿，一阵风儿一样，老虎甩尾巴“唰”地一下儿。卖艺人脚尖一点地长

腰起来，迈过夏九龄的腿，举双拳奔夏九龄的顶梁就打。夏九龄往旁边儿一闪身，两人插招换势打在一处。

九龄这孩子功夫不错，又聪慧，搂打搪封，踢弹扫挂，脚尖儿点地，身法很快。卖艺人一边儿动着手，一边儿看夏九龄的本领，暗自点头：这个小孩儿，比刚才那个南蛮臭豆腐可强得多。走行门让过步，七八个回合，这就很不错了。夏九龄上有步，一个“丹凤朝阳”，右手照着卖艺人的太阳穴就打，卖艺人就势往下这么一掠身儿，缩头一躲，右脚往中宫一插，伸右手一个摔子，就是反右手，“啪”，一砸夏九龄的胳膊。夏九龄往后一撤步，他猛地一上左步，往下一矮身，“金牛拱地”，在夏九龄右腿的腿肚子上“啪”地一下，就打上了。夏九龄“叭唧”就一个跟头。王爷怪心疼的：嘿！他怎么把九龄给打了。夏九龄一折身儿起来，脸臊得跟红布一个样儿，面红耳赤啊。人家这把式卖艺的一抱拳：“朋友，不问你的名姓了，请吧！”九龄这寒碜喽！低着头出去，一句话不说了。

卖艺人刚要迈腿，打人群儿里头又出来一位：“相好的，来吧！我跟你试试吧。”玉麒麟司马良进来了，“我跟你讨教讨教。”“你怎么称呼啊？”“朋友，你要问我，复姓司马，单字名良，有个外号儿叫玉麒麟。”“喝！外号儿可好哇！来，请吧。”玉麒麟司马良往前一抢身儿，双手晃面门，脚踏中宫，就是一个“对面中扶手”，照着打把式卖艺的这个年轻人的前胸就按下来了。卖艺人往旁边儿一闪身，上右步，“叶底藏花”就是一掌，照着司马良的左肋下打来。要是戳上，真能把肋骨给戳折喽！玉麒麟司马良也知道这小孩儿厉害，“张飞大骗马”，脚尖儿一点地，“唰”地一下儿，从他胳膊上头蹿过去，右手的拳照着他的胸口上就到了。卖艺人“白马卷蹄”，拿左手往下这么一挽。司马良就势坠肘沉肩，右脚扎根反过身来，

“十字摆莲外合腿”，照着卖艺人的太阳穴就踢。这个卖艺人一琢磨，他的功夫可不错呀！往后一撤身儿，双手封住门户，两个人彼此道“请”，当场动手又打在一处。两个人好快的身法。司马良的能耐是比夏九龄强，但是十几个回合开出去，司马良不敌这打把式卖艺的小伙子。司马良一斜身，右脚扎根，抬左脚就是一个“搬尖儿脚”，照着卖艺人的小肚子就点来了。这个年轻人向右一叉步，微然一斜身，司马良这脚可就空了。人家就势用左手一挽他脚腕子，伸右手顺着他的大腿这么一拨噜，正把司马良的腿给攥住了。说真的，人家一使劲儿司马良的腿都能折喽！不过没有，只这么一揉，司马良出去一溜滚儿。司马良就地十八滚，“噌”地一下儿起来了。一句话没说，抱了抱拳，掸了掸土，低着头出去了。

这时候，场子里头可很静啊，这位打把式卖艺的年轻人作了个罗圈儿揖：“乡亲们，这两位听口音不是咱们本地人，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儿来的？咱们不知道。能为嘛，还是过得去。不过要跟我比试，还差得多，因为他们能耐到底还是不成，要冲这个能耐呀，好像不是跟师父学的。”他底下可要说出难听的话来了，是跟师娘学的。海川可不能让他说出这句话来，海川一扬手：“朋友，不要口狂嘛。”迈步就进来了。年轻人一抬头看见海川，虽然海川跟个农村的老乡打扮一样，土黄布裤子汗衫儿，左大襟白骨头纽子，粗蓝布大褂儿又肥又大，可是浑金朴玉，很有气度。老乡们也都纳闷儿：好像这位乡下人是跟着甘老侠一块来的，与虎同眠焉有善兽，与凤同飞必定俊鸟，怎么这甘老爷子会认识这么一位啊？刚才那几位都很精神，可打不过这位卖艺的，怎么这位乡下人倒进来了呐？老乡们就更往前挤啦。这人是越来越多，本村的人全来了，连外村走道路过的也全都围上来了。

这位打把式卖艺的仔细一看童海川，二眸子光华乱转，眼神特别地足，他心说：你别看这位穿着打扮不咋样，这个人的功夫不怯，最起码得有很好的武功之底。卖艺的年轻人一抱拳：“老师傅，您贵姓啊？”海川一想自己在这通名姓不大好。

“嗷！我的名姓你不用问，如果你要输给了我，那就更甭问了，你要赢了我，我可以告诉你。不过，我倒想问你叫什么呀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师傅，您不提，我也不能提。”“你还是提提吧，当着这么多的乡亲们，说出来，让我们大家伙儿知道知道，”

“这位师傅你一定要问？唉呀！这儿有板凳，你坐住了，我告诉你。不然的话，我的名姓儿太大，回头你不坐这儿，也许来个跟头。”哎哟！老百姓也都含糊了：这位怎么称呼？会让人一听名姓就吓个跟头！海川说：“好吧！我运运气，我站稳了，不用扶着墙头，不用扶着树，也不用坐下，你提出来，我加小心就是了。”“那好吧！在下我家住直隶省京南霸州，姓童名林，字海川，北高峰献艺贺号震八方紫面昆仑侠。”海川这么一想：你叫童林，我上哪几去了？他这么冒充我的名字，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，你知道这童家村在哪儿？童林住在哪一头儿啊？嘿！老少群雄也都愣了。哟！敢情这位也叫童林呐！也是北高峰献艺贺号的。别人都可以，唯有孔秀骂街：“混账东西，你真是王八羔子，你怎么冒充我师父的名字啊？你要是童海川，我不成了徒儿了吗？”海川倒没反驳。“嗷！原来是童侠客，久仰大名啊！”卖艺人大笑着说：“哈哈，朋友，既然知道我的名字，你就不用磕头行礼了。”海川这气！又指着假童林说：“我也没磕呀！好吧！童师傅，我来讨教讨教你的功夫吧。”“可以，咱们讨教什么呢？”“枪、刀、军刃、拳脚都行。”卖艺人说：“不过我这里只有一口刀、一条枪，拳脚咱们二位都有。”乡亲们搭茬了：“老师傅，你们二位要是

比武的话，我们家里都有刀有枪，我们给您拿去。”人家白马河甘家堡这村家家都有。有人“噔噔噔”就近跑到家里，一个扛了好几条枪，拿着几口刀进来之后，“叭啦啦”往那儿一搁：“这回您够使的了吧！”“你看，枪也有了，刀也有了，童师傅，来吧！”“咱们是使枪还是使刀呢？”“好。我先讨教讨教您的枪法。”这个打把式卖艺的童师傅伸手把枪拿起来了，海川一伸手也拿起一根蜡杆枪来。这条枪好使不好使，海川倒不在乎。阴阳把一合枪，“叭啦”一颤，“丁”字步往这一站。“来吧，童师傅，请进招！”假童林往前一赶步，也是双手合枪，“叭啦”一颤枪。有点儿功夫，“狸猫扑鼠”，照着海川的胸前“唰”地一下，枪走一条线就到了。海川也是四平架子托着枪，一看假童林的枪来了，前把往里这么一合，“叭”，海川手里的枪杆儿就跟面筋似的一抖，把假童林的枪给缠住了。四外里人多，海川不敢往外抖，一抖他的枪就飞出去了。海川往下一压，一下子就把假童林的枪给夺出了手，然后就势推后把这儿一斜，上右步一带枪，这手功夫叫“外带还”。好厉害！枪撒手了，只有一闭目，等死吧！海川这枪到了假童林的哽嗓停住了，离他的嗓轴子也不过一韭菜叶的距离。大家伙儿看着好悬呐！王爷吓了一跳，心说：你别给扎死啊！枪虽“唰”地一下就到了，但是海川有分寸，停在嗓轴儿头后，轻轻叫了声：“童师傅。”这假童林把眼睛睁开了：“啊？老师傅！”海川一笑：“哈哈。算你输还是算我输？”假童林脸一红：“老师傅，您的枪法十分高明，在下输了。”“噫，好。”海川把枪放到地下。这位假童林也把枪捡起来立在那里，他这么一琢磨：也许这位枪法太好，我成了孔圣人门前卖百家姓的了，看来错了，我跟他讨教讨教刀吧。“老师傅，我还想跟你讨教讨教刀法。”海川点头：“童侠客，可以啦，请吧！”再瞧这假

童林一伸手把刀拿起来了，按刀把一顶崩簧儿，嚓楞楞一声响把单刀亮出来了。海川也把老乡送来的刀拿起一把来，合住刀把，往后一撤步，“夜战八方藏刀式”：“请进招。”假童林一想：来吧！往前这么一赶步，左手一晃面门，刀走缠头裹脑，斜肩带背，挂着风声，对准海川脖子的左面就劈来了。海川推刀把，身子一横，右步在先，左步在后，一斜身，伸左手，一点他拿刀的里边腕子，海川的劲多足啊！金钢指“当”这么一点，他就觉这手腕跟要折一样，假童林就把刀给扔了。海川往前一上步，身子一转，一阵风似的，刀就奔他双腿来了。卖艺人脚尖一点地，蜷腿一跳，“旱地拔葱”起来，没等他落地，海川的刀又回来了，这叫“猛虎寻食”。等假童林落地站稳，海川的刀也落到了他脖子上了：“童师傅，怎么样啊？”哎哟！这假童林脸儿一红，他想：这下可干了！刀也好，枪也好，一招不走我就输啦，这位老师傅可够高的。他脸色难看地说：“啊，老师傅，我输了。”海川把刀撤回来，刀入鞘，往地上一放。假童林也把刀捡起来放在刀鞘内，搁到旁边。他这么一琢磨：嘿，我怎么这么不走运呐！这个乡下人大概枪法、刀法都好，可能拳脚就不灵了。想到这里，抱拳拱手说：“老师傅，我还有不情之请。”“嗯，好啊！童侠客，你说吧。”“我打算跟您讨教讨教拳脚。”海川大笑：“哈哈，讨教拳脚也可以。不过，当着这么多的乡亲，咱们俩人得挂个彩头，你认为怎么样？”假童林想了一下：“您说吧，挂什么彩儿？”“这样吧，如果动拳脚，你要把我赢了，我拜你为师。”假童林一听：“行了，我算收下您了。”孔秀才骂混账东西，找我老人家的便宜。大家伙儿一想：这小孩怎么这么狂啊，刀和枪你都输了，拳脚又有什么出息的？海川说：“好啊，童师傅你要把我赢了，我拜你为师；那么一时侥幸，我要把您赢了呢？”这

假童林一摇头：“阁下办不到！”“哈哈，那么万一我要把你赢了呢？”“好吧，当着众位乡亲，您只要把我童林赢了，我立刻磕头，拜您为师。”海川接着说：“说话可得算话呀。”

“哎！大丈夫一言出口，如白染皂，岂能反悔？何况我是堂堂的侠客！”“哈哈，好好好好。既然如此，请吧。”“请老师傅您亮个架。”海川一想：他要看我哪一门的招术，我不能让他看了去。练武术，决不能叫您瞧出我的招数来，这叫“拳打两不知”。

海川往后一撤步，右手攥拳，左手伸掌，一搭自己的拳，丁字步一站：“朋友，请吧。”“哟！”这假童林看不出海川是哪门功夫来，他也往后一撤步，一抱拳：“请！”两个人彼此道请，脚踩黄瓜架，欺身进招。这假童林左手一个引手，上右步，掌挂一团风，对准了海川的胸口就摠。您别看他年轻，功底却很好。海川这么一瞧啊，他这个拳脚的门路可能跟自己接近，都属于内家功夫。海川就势往下一矮身，缩颈藏头，一长身，双手一扶这个假童林的胳膊。假童林坠肘沉臂往后一躲，他知道这胳膊真叫人家摸住，自己就输了。海川就势左手一挑，右手在底下往前一探，来了一手“麒麟吐书”，对准假童林的胃脘穴就摠。假童林往后一撤步，一立左手，右手护住中脐，一立手往外一挂，伸手奔海川面门就打来了。海川往旁边一闪身，凭海川的能力，赢他很容易，但是海川要看门路，让过步，两个人都是脚踩八门，身法展动。叭叭叭，连拆十几手。假童林愣了：哎呀！看来这位师傅跟自己的门路接近，相反，人家功底惊人呐，比我可强多了。我冒充人家童老师的名字，一而再，再而三的输了，我可就给童老师丢脸了！自己加着小心进招，但也不行，人家哪一招都欺着自己。假童林心说：坏了，我非输不可。十几个照面，海川一瞧，他的功夫就顶到这儿了。

他左手的掌奔面门，海川岔左步，一伸右手，“金丝缠腕”一拿他，伸左手往前一摆，跟着就像双手拧麻花。他在达摩堂里就用过这手功夫。左手一转，右手顺着左手底下一穿，这手功夫叫“搥掌”。只见海川往下这么一按，轻轻用三个手指头一拍假童林的肩膀头，他就退了六七步，“咕咚”来个屁股墩儿。“咩——！”你把人家村里的人都给得罪了，你把人家甘老侠的弟子金刚腿穆顺的腿给踢折了，到了现在你输了，人家老乡们还不趁心呐！“咩——！”真有喊好的。

海川往前一赶步，一伸手，把这卖艺人搀起来：“童师傅，你可输啦。”这假童林没起来，就势跪在童林的面前了：“老师傅，我还不知道您老人家上姓高名。刚才言犹在耳，我输给您，拜您为师。我现在就给您磕头，我算您的弟子了。”童林这个人，一生的秉性脾气就是说话算话，童林就赞成这样儿的。这小孩不错，当着这么多人，给我跪下了，输给您了，我就是您徒弟了。海川反倒笑了：“哈哈，哎呀，小伙子快起来，快起来，有什么话你也得站起来说。不过刚才的事情，是你我闹着玩的，戏言岂能算数？不能拿它当真事。”假童林非常诚恳，他说：“不，老师傅，我虽然年轻，我一辈子也不敢说瞎话。您认为是戏言，我可是诚心敬意说的。我输给您了，我就是您的徒弟。请问，老师傅您贵姓啊？”海川很受感动：“呵，你问我姓什么，叫什么，哈哈，你刚才提的你叫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你家住在直隶省京南霸州童家村吗？巧了，我就是童林童海川。”这个小伙子脸一红：“哟，您是鼎鼎有名的童侠客爷，我可给您丢脸了！不过，输给您倒不算丢脸，请您把我收下吧。”

这个时候，王爷、西方侠于爷、侯爷、甘凤池、二爷侯杰都进来了。老侠甘凤池过来一搀他：“起来吧，有什么话到寒

舍去讲。”老头儿乐呵呵地跟这年轻人说话。这年轻人一抬头：“老爷子，您贵姓啊？”“我就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位胆小微微、畏刀避剑、贪生怕死、不敢惹事的甘雨甘凤池啊。”“哟！”这卖艺人的脸蛋跟红布那么红啦，跪下去低着头愣了半天，又把脑袋抬起来：“老侠客爷，您老人家是武林的前辈，鼎鼎大名的人物，哪能与无知小子一般见识。”老侠甘雨大笑起来，连连点头：“哈哈，说得好，小伙子，快起来吧。”“晚生遵命了。”这个人站起来了。甘老侠说：“乡亲们，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乡亲们都散了吧。”这卖艺人说：“我这儿还有点东西，是跟庙里头借的。”说着便把桌子板凳搬进去了，然后他拿出一个哨码子来，提拎着由打庙里出来了，大家伙儿一同赶奔甘老侠的府上。

来到客厅以后，家人把残席全都撤下去，桌椅恢复了原位，甘大侠才把这卖艺人拉过来：“这儿来吧，我给你介绍介绍。”这个年轻人把哨码子往这旁边一放，甘老侠这才挨着排的介绍。这位是王爷，这位是谁，这位是谁，甘雨甘凤池都介绍完了。这卖艺人重新跪到海川面前：“没有别的，我就是找童师傅来的，我给您磕头，拜您为师。这么办得了，请甘老侠客爷作我的保师，我再请出一位代师来，叫保代二师，正式的头顶门生帖，磕头拜师。”海川听了一摆手：“你拜与不拜，我收与不收，咱们先不能提。你姓什么叫什么，你从哪儿来啊？”“师傅，你看这个得了。”这个孩子从哨码子里拿出一个信封来，双手一递。海川接过来一瞧，信封上写着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童贤弟亲启”，底下写着“内详”。管我叫兄弟，写着外号，这到底是谁呀？打开书信看了半天，也不明白。“这么办吧，你还是说说吧。”通过这个年轻人，又给童海川引来一位护心口的好朋友，武林中出类拔萃的老侠客。这位便是三十六群侠